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3.06.001

[主持人语] 聂茂,原名陈庆云,湖南祁东人。曾在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湘潭大学和新西兰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深造,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奖评委,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湖南作家协会理事,湖南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曾获《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优秀散文奖、全国报纸副刊金奖和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湖南省人民政府记功一次。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心灵的暗香》、诗集《因为爱你而光荣》、长篇小说《情泊奥克兰》、报告文学《伤村——中国留守儿童忧思录》、文学评论《民族寓言的张力》、译著《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续集》《十羊皮卷》和《激励圣经》(台湾出版)等30余部。作为文学湘军实力派作家之一,聂茂出道早,时间跨度大,他的作品厚重、质朴、大气,既有诗人的才情,又有学者的理性。他先后涉猎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和学术评论,并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聂茂研究专辑》除发表聂茂本人答凤凰卫视记者陈开先生的提问外,还邀请了慕容怡嘉、孟泽、陈梦、章罗生四位学者,通过《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与现代性追寻》《故乡:一种基本的话语立场》《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和《都市漂泊者的心灵之歌》四个维度,对聂茂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以期真实、客观、全面地呈现聂茂书写的特色与创作实绩。

文学是一场马拉松大赛

——答凤凰卫视记者陈开先生问

聂 茂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摘 要] 从农村孩子到大学教授,文学不仅改变了聂茂的命运,也成就了他的事业。作为一个全能型的作家,聂茂对各种文学门类的创作都进行尝试,虽然分散了一些精力,但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他看来,文学就是一场马拉松大赛,大赛的终点也许就是生命的终点。

[关键词] 聂茂;文学的力量;全能型作家;文学与生命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001-04

“Literature is a Marathon”

——Answering Phoenix TV Reporter Chen Kai's Question

NIE M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From a rural kid to a university professor, literature not only has changed Nie Mao's fate, but also made his success. As a versatile writer, Nie Mao has tried various literature creations,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eyes of Nie Mao, literature is a marathon, and its end is perhaps the end of life.

Key words: Nie Mao;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a versatile writer; literature and life

收稿日期: 2013-05-28

作者简介: 聂茂(1970-),男,湖南祁东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传播学研究。

2012年7月,凤凰卫视资深记者陈开等人先后两次专程来到长沙我的家里,就我的报告文学《伤村》及留守儿童问题对我进行长时间采访。2012年8月下旬,这组报道分5次在凤凰卫视节目中连续播出。9月1日,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凤凰卫视又特地播出了半个小时以本人作为特邀嘉宾的专题片《离离原上草——中国留守儿童现状调查》。2013年4月9日,在第49届芝加哥国际电视电影节上,该片获得“公共事物、新闻视频类”银奖。下面这些问答,就是那次采访之余,陈开先生就本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成就进行的一次对话。

问:从农村孩子到大学教授,文学不仅改变了你的命运,也成就了你的事业。而且,你是全能型的作家,各种文学门类的创作你都尝试了,虽然分散了一些精力,但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是殊为难得的。相对而言,你的散文创作,成就是最大的。请你谈谈这方面的代表作及其影响,好吗?

答:的确,我应该感谢文学。我的写作时间跨度大,创作领域比较宽。如你所说,我的散文创作影响相对大一些。早期代表作有《九重水稻》,这篇作品发表在1991年2期《人民文学》散文头条,被1991年6期《散文选刊》头条转载,《人民文学1949-1992散文选萃》和《1991年散文年鉴》也是头题转载。与此相关的一篇散文是《保卫水稻》,这篇作品发表于1992年2期《人民文学》散文头条,同样被1992年9期《散文选刊》和《散文选刊十年选萃》等头条或头题转载。1994年10月,《九重水稻》荣获《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1949-1994)优秀散文大奖,本人赴人民大会堂领奖,从刘白羽先生手中接过奖牌和奖金。该刊从创刊45年来发表的散文作品中选出十篇最有影响的散文,第一篇作者是冰心,第二、第三篇作者分别是周涛和本人。当晚央视新闻联播对颁奖大会作了报道。文学评论家朱日复则在《文艺报》上撰文,认为我“创作了水稻的新意境,拓展了散文的艺术空间”。羊春秋认为我的散文写出了“厚土、至爱和苍凉之天”的沉重与博大,谭桂林、李阳春和章罗生等人也从不同的角

度对本人的乡村散文进行了深入分析。而2007年1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心灵的暗香》则可以视为我在文化散文创作方面的代表作,2007年8月21日《文艺报》发表了杨光华对该书的长篇评论《倾听大师的心声》;2009年4月28日《文艺报》发表彭学明文章《万物花开——2008年散文扫描》,也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问:曾读过你一些诗歌作品,认为你把西方诗歌高度密集的意象群与中国传统诗歌(如唐诗宋词等)优美的意境较好地结合起来,是真正优秀的现代诗歌。能否谈谈你这方面的成就?

答:应该说,我的文学梦最早是从诗歌开始的。1990年就出版了诗集《玻璃房子》,后来又出版了诗集《因为爱你而光荣》。诗歌作品有些影响的主要有:大型组诗《九歌》,这首诗歌发表在1991年3期《人民文学》诗歌头条;另一首长诗《英雄挽歌》,我比较喜欢,也发表在1998年11期《人民文学》的诗歌头条。一些诗坛前辈对我厚爱有加。谢璞老先生评论我是“敢于为文学献身的时代歌手”,彭燕郊老师则把我比喻成“文艺蓝天下的苍劲雄鹰”,并在1997年9期《诗刊》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认为我的诗歌创作特点是“真挚吟唱”,其艺术张力来自内心的“宁静明朗”。1997年3月湖南文艺台推出一个半小时“诗人聂茂与读者对话”专题节目,1998年12月湖南卫视台推出半个小时本人与另外两位作家的专题节目,聚焦我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创作,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湘潭大学中文系学生黄应红撰写的毕业论文《聂茂论》被该校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问:你做过5年的记者工作,因此,对于你创作报告文学,我一点都不奇怪。你早年跟随公安人员一起,在浙江、福建一带“打拐”的那些经历,如果写成报告文学,一定非常出色。遗憾的是,你只是在所供职的报纸上进行过近一个月的连载,连载后虽然反响强烈,却也没有扩充出书。让我惊讶的是,从国外归来、进入高校后,你居然写出了国内第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你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部书的？请你谈谈报告文学方面的成就吧。

答：的确，当年“打拐”的那些经历，非常独特，永远难忘。现在看到“拐骗妇女儿童”现象仍然十分猖獗，我感到愤怒和痛苦。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农村的发展变化一直是我的关注重点。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产物，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受害者，却同时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生存状况究竟如何，是直接激发我进行将近两年大面积调查的主因，也是报告文学《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创作的动机所在。2008年4月，该书一出版即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斌在2008年6月3日以《留守之痛》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对我进行了专访。《读者》杂志2008年14期转载《伤村》第八章第一节《令人哀伤的蝶之舞》，第18期再次选载该书章节——作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期刊，能够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进行选载同一本图书，这是第一次。天津《今晚报》2008年8月28日对该书进行了一个月的连载；宁夏青年报和上海《文汇报》也选登了该书部分章节。《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22日以整版文字，配以《伤村》封面图片，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和《文艺报》等也相继发表与该书相关的书讯或书评。而美国CNN和《华盛顿邮报》，英国BBC以及法国、德国等国外主流媒体也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除凤凰卫视外，湖南卫视、长沙政法频道和江西卫视等电视媒体制作了本人参与的专题节目。一部书能够引起这么大、这么久的反响，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外。

问：我知道你也写过许多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也发表过不少作品，但几乎没有什么反响。你能谈谈小说创作方面的困惑吗？

答：我承认，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诗歌写作后，我突然疯狂地投入到小说创作中。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发现靠诗歌成名非常难，即便成名，诗歌的发表园地少，稿费低，令人难

以承受寂寞之痛。更为重要的是，文坛上许多大家都是先写诗歌，再写小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如王蒙、张贤亮和贾平凹等人莫不如此。小说篇幅大，发表刊物多，稿费高，转载的刊物也多，而且还有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的种种诱惑。但遗憾的是，虽然写了不少小说，也发表过不少作品，但有影响的几乎没有，这也让我很困域，也许机会还没有来吧。你知道，一篇作品能否引起社会反响，与发表的时间节点，读者的文化心理和社会背景有关。如卢新华的《伤痕》，其艺术成就并不高，但发表得恰逢其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类似的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比比皆是。让我略感欣慰的是，我的短篇小说《雪鹤》选入过1991年9期的《小说月报》；中篇小说《永远的痛》在1998年3期《长江文艺》上发表后，也有一点点反响。在新西兰读书时，还推出了长篇小说《情泊奥克兰》（2003年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澳洲墨尔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谢颖淳认为作为小说家的我常常游走于“乡村边缘人或都市漂泊者”之间。而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刘起林认为我的小说创作影响不如散文和诗歌影响大的原因是“经历独特，四面开花，专注度不够，亮点受损”，可谓十分中肯。

问：进入高校后，你别无选择地进入到文学评论的大军中。从文学创作到文学评论，你认为自己的转型是成功的吗？在文学评论方面，你有哪些引以为豪的作品？

答：严格地说，我在国外读博士时，就已经参与到文学评论的写作中来。许多文学大家如艾略特、希梅内斯和国内的南帆、格非和刘恪等人同时也是评论大家。对文学评论我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就已经在《美育》（后改名《真善美》）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学和美学方面的评论文章，还在上海的《书讯报》上开辟专栏，写些书评，赚点生活小费。因此，从国外归来进入高校，成为文学评论大军中的一员是我的必然选择，对文学湘军的评论是我的首选目标。《文艺报》曾经用整版篇幅刊过我的长篇评论《文学湘军的新

崛起》和《人民诗歌的审美维度》等。但要说到引以为豪的作品,实在羞于谈及。稍为满意的只有《新时期文学的灵魂拷问》(载《文艺报》2006年10月28日,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7年1期全文转载)和长达三万余字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6期)。前者认为新时期文学存在灵魂缺失的毛病,后者从文化想象的全球化背景出发,通过对第三世界文学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时代语境分析认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对第一世界文化霸权形成了冲击,不仅扩展了杰逊姆的民族寓言说,而且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而文学评论专著《民族寓言的张力——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还原性解读》(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删改而成。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慕容怡嘉先生认为该书的突出贡献是作者从身份认同和现代性追寻中找到了中国文学的阀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从历时的深度、共时的广度和人文的厚度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著名学者姚朝文以《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性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6期)为题,对《民族寓言的张力》进行述评,并把该书的主要观点与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徐岱和杨守森等学界名流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2005年9月8日《文艺报》头条以《呼唤一种“大学术”——记聂茂教授》为题,对本人在跨学科领域里的学术成就进行了长篇评述,让我感动而惭愧。

问:在教学之余,你目前进行的工作主要有哪些?下一步,你在文学创作或文学评论方面有些什

么打算?

答: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是“良心活儿”,因此,我要带好自己的学生,帮助他们写好学位论文,顺利毕业。同时上好课,对得起学生的信任,对得起自己的这份薪水。教学之余,我的工作并不轻松。目前正在撰写网络文学专著《名作家博客一百》和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湘军点将》的结题工作。同时还有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项目《王船山大传》,湖南文艺评论家协会重大招标项目《文学场域中的民族书写——江华瑶族作家群研究》,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70后作家的文学经验与精神表达——以湘军五少将为例》,以及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湘文化视域下湖南官场作家群研究》。当然还有几篇文学评论要写,这些不得不做的工作,将会消耗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谈到下一步打算,我想主要还是继续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学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当然也会在适当时候,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目前已积累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相信自己在小说创作上也会有厚积薄发的这一天。我坚信,文学是一场马拉松赛。正因为此,我现在的心情比较平和,既不会为一些作家的突然窜红而嫉妒,也不会为自己一时拿不出满意的作品而懊恼,每天笑一笑,每天写一点,每天跑几步,大赛的终点也许就是生命的终点。

责任编辑:黄声波